

百家笔会

一只水鸟倏然掠过湖面，点破金波，涟漪层层荡开，仿佛书页上永不凝固的墨痕。游人抛下饵食，锦鲤群聚，搅起一片喧腾水花。这人间烟火与湖山清寂，都在东坡的册页里和谐共生。

湖山长卷阅东坡

□ 宋明坤



天涯诗海

记事簿

(外一首)
■ 庞步高

田野像口粗瓷缸
把阳光泡得发甜
草和树站在其间
一半带着夏天的热
一半摸着初秋的清

蝉声渐稀
凉意就给绿镀了层白
光和影搭着的绳上
月亮已沾了点霜

一片叶子掉下来
砸出第一声秋响
荷梗举着凋谢的灯盏
草尖挑着碎银子
稻叶亮出尖尖的黄

最热和刚凉的缝里
日子像凝成的糖块
蝉声漫过空林子
月亮载着回家的路
一面镜子悬着——
看苍茫在热闹里
慢慢翻篇

浅秋的美好

日子如发光的轨道
环环相扣
季节的时钟
转了一圈又一圈
暑气吐出的火焰
仿佛玫瑰绽放
雨水敲响入秋的前奏
留住的是夏天的背影
树叶开始泛黄，花又开了
生长与凋零交替
燥风吹不走阳光的滚烫
层林染尽浅秋迷人的色彩
我爱这一切，如暮晚的钟声
茉莉花开，高粱新绿
莲藕含羞，瓜果飘香
合欢示爱，萱草忘忧
午后蝉鸣幽寂
向晚萤火点亮夜空
举杯邀明月
听竹影清风逐渐消瘦
浅秋的美好
在时光中停留
每一帧画面
都是诗意的绸缪

乡村

■ 魏益君

风教着稻穗
每一株都低垂着饱满的心事
田野铺开金色的信纸
等待书写秋日的婚约

晚霞为远山披上锦缎
河水把碎金缝进波纹
那个叫秋画家
正用晨露调色
在草尖上轻轻点染

蝉声渐渐嘶哑
像夏日最后的独白
蚂蚱在豆垄间丈量时光
夜风送来第一封秋的信
别在晒场的草垛上

树叶开始整理行装
阳光在谷仓里打盹
飞鸟衔着云絮掠过
撒下几粒清亮的音符

白露还在路上
庄稼已列队等候
它们弯腰的姿态
是对大地最深的鞠躬

苏轼曾叹：“西湖天下景，游者无愚贤。”脚下青石微凉，苏堤如巨著的书脊，烙着我的鞋底。这一步，仿佛轻轻叩开了尘封的封面。湖水在熹微晨光里尚未苏醒，薄雾轻笼着远山近水，平添一层朦胧书页的意味。眼前，西湖这册书页徐徐铺展，我分明不是寻常游者，而是来翻开一册以山水为纸、以岁月为墨的厚重典籍——其真正的著者，是苏子瞻。

东坡先生曾道：“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此刻立于堤上，四顾皆是他的注脚。这堤，是他亲手掌画的诗行，将浩渺湖水分隔又勾连。走着走着，柳枝轻拂肩头，露珠坠入颈间，倒像是他千年后顽皮的招呼了。晴光下湖水如铺开的锦缎，雨意中山色则是晕染的水墨，他只用一联，便为西湖定了永恒的妆容。

然而东坡不只是西湖的丹青妙手，更是它骨骼的塑造者。我驻足于湖畔，遥想当年六井淤塞、水患频仍的旧杭州。苏子瞻来了，挽袖躬身，督率万民清淤疏浚，将西湖的澄澈重新引入市井。这堤，原是疏浚时掘出的淤泥堆积而成。眼前碧波潋滟，脚下长堤如带，正是他“民为邦本”的仁心凝结。诗人与能吏，原来竟是一体两面，墨香里氤氲着泥土与汗水的气息。

西湖的水，映照着他一生奔涌的命途。宦海沉浮，他早惯看风波，一

如湖面时静时喧。湖水看似柔顺，却涵容万象，以浩瀚的胸襟，抚平了命运抛掷的惊涛骇浪。立于水边，湖水映出天空的云影，也映出他随物赋形、澄明如水的旷达灵魂。这浩淼平湖，是他生命格局的倒影。

行至孤山一带，脚下土地浸染着另一段文脉。林逋的梅妻鹤子，白居易的“最爱湖东行不足”，他们的身影如字迹般烙印在这里。东坡必定常在此盘桓，与前贤精魂隔空对酌。他看孤山疏影，咏的却是“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了然光可灼”“逸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既致敬了林处士的清高，也悄然注入了自己那份于寂寞中自持的坚韧。

行至灵隐寺旁，冷泉亭在望。山势至此渐显清幽，一脉细流自石罅间冷冷而出，漫过青苔斑驳的石阶，注入潭中，其声淙淙，如私语低回。崖壁上苔痕深重，隐见前人题刻，虽模糊难辨，却引人遐思东坡当年是否也曾循此清音，驻足小憩。遥想他坐于亭中，面对这山林的幽寂与泉流的活泼，是否也如观照自身？动与静在此相生，刚与柔在此相谐。这山泉不喧不躁，涓涓不息，纵遇巉岩阻隔，亦能寻隙而前，冷然作响，自有一股涤尘之清。它洗净石阶，也仿佛涤荡着尘虑。这份山野泉流的清透与活泼，这动静之间的圆融

自适，是否是杭州山林馈赠他的一份滋养，悄然浸润着那份“一蓑烟雨任平生”的通透心性？

灵隐寺的钟声恰在此时沉沉响起，穿透迷雾，余音袅袅，在山谷间悠然回荡。东坡与佛门高僧的交游轶事，便如这种声般，在清凉的香火气息里悠悠浮动。传说他曾与佛印禅师打赌输了，竟洒脱地将玉带留在了金山寺，成就一段千古佳话。这哪里是输，分明是性情的率真与对佛缘的敬重。此刻身处灵隐寺的静谧，感受着古刹千年积淀的禅意，想那杭州的山林灵气与晨钟暮鼓，或许早已悄然滋养了他胸中的丘壑。这份宁静超然的境界，不正是他日后纵使身陷黄州风雨、儋州瘴疠，亦能吟啸徐行、安之若素的一份心灵依凭？那钟声，仿佛跨越时空，应和着他心底的旷达回响。

下了山，步入街市，烟火气扑面而来。酒楼食肆的招牌上，“东坡肉”三字赫然醒目。寻一家老店坐下，不多时，伙计便端上一碗，红亮油润，颤巍巍的肉块躺在深色浓汁里。传说东坡守杭时，疏浚西湖，百姓感念，抬猪担酒相赠。他推辞不得，遂指点厨子将肉切块慢煨，回赠慰劳民工。一块肉入口，肥腴酥烂，异香满颊，千载之下犹能尝出那份与民同乐的暖意。原来“人间有味是清欢”，并非空谈，这碗中至味，正是他深入市井、拥

抱生活的凭证。

他定是爱极了这人间烟火。湖上画舫，想必载过他宴饮酬唱的身影；友人的庭院，回响过他的诗酒高歌。杭州的富庶风雅，恰是滋养他豪放真性情的沃土。当年他自述“我本麋鹿性”，在此间，这头“麋鹿”得以暂时卸下重负，纵情于山水诗酒，酣畅淋漓地做了一回自己。他享受这城池赋予的欢愉，亦以生花妙笔加倍回报了它的美名。

暮色渐浓，我再次踱上苏堤。夕照将湖水染成熔金，游人身影拉得细长，笑语随晚风散入波光。远处雷峰塔默然矗立，如同历史的书笈。

东坡先生已逝，可他疏浚的湖水依旧荡漾，他修筑的长堤仍负载着千年步履。他留下的何止风景？更有那融于湖山、渗入街巷的旷达精神与不灭诗心。这册大书，杭州装订得何其精妙，每一处山水，每一条街巷，甚至一碗浓油赤酱的肉，都在无声地讲述着关于智慧、仁爱生命韧性的古老课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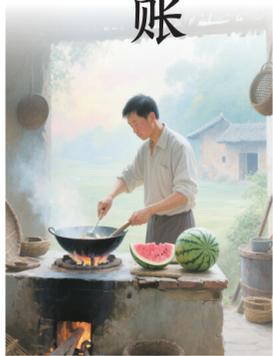
一只水鸟倏然掠过湖面，点破金波，涟漪层层荡开，仿佛书页上永不凝固的墨痕。游人抛下饵食，锦鲤群聚，搅起一片喧腾水花。这人间烟火与湖山清寂，都在东坡的册页里和谐共生。

这册页，常读常新；那墨痕，千年犹润。

闲庭信步

秋后算账

□ 何少霖



立秋一过，风便换了腔调，像老会计翻账册似的，把夏天的每一页都掀得沙沙作响。我在窗下支一把竹椅，与它们一点点清算——泳池里溅起的水花、厨房里没吃完的西瓜、体重秤上顽固不肯退位的三位数……它们被秋风轻轻拎到面前，排成一列，像一群迟到的学生，低头等着秋后的“清算”。

清算先从泳池算起。七月最热那天，我在市区游泳馆办了卡，信誓旦旦要游满二十次，把去年冬天贴上的“小肚腩”原路退回去。结果卡面只划了五格，余下的空格便像干涸的河床，暴晒在八月的烈日里。我最后一次下水，是七月三十一日傍晚，我在水里扑腾了八百米，上岸时听见救生员和同伴闲聊：“再坚持一周就凉快了。”我心里咯噔一下，仿佛被判了缓刑。

西瓜的账算得更细。母亲托人从乡下捎来十只西瓜，说皮薄、籽少、甜度高。第一只我捧回家就开了，红瓤里嵌着零星黑籽，像夜航船上的灯塔，一人半个与老公吃鼓了肚子。我

计划送左邻右舍几只，很快就能吃完，不浪费。谁知第三天夜里，台风骤至，窗外雨脚如麻，邻居婉拒说家里还有，还没吃完。后来的工作一忙，竟然忘记了还有几只瓜被扔在厨房的柜子里。直到立秋才发现，敲一敲，声音闷闷的，像一句迟到的道歉。

最棘手的要数体重。六月初，我在日历上用红笔圈出“目标：二周-5公斤”，笔画锋利得像立下的军令状。前两周确实减了点，我把功劳归于夜跑和凉拌黄瓜。然而三伏天一来，夜跑变成了夜排档，凉拌黄瓜让位给麻辣小龙虾。体重秤上的数字像被烈日晒透，反弹得理直气壮。我试图用宽松T恤遮掩，可秋风不答应，它专挑衣摆掀起的时候路过，把我腰间那圈“救生圈”吹得若隐若现。

三项大账之外，还有零星的“小账”：书架第三层那本《明朝那些事儿》只读到三分之一，书签是一枚干枯的栀子花；与同事爬山郊游，更是连微信都没有联络；养两盆美丽的花……它们小得几乎称不上遗憾，却像米粒大的碎瓷，落在记忆里，轻轻一碰就泛出酸涩。

然而秋风的账册并非只为追债，它也悄悄做了“坏账核销”。泳池未竟的七格，被一场台风雨所填满；“秋老虎”的威力，让我们下班时抱着西瓜啃；当我在秋夜里穿上薄针织衫，发现那圈“救生筏”恰好撑起了衣服的弧度，线条圆润得竟有几分温柔。

清算到最后，我竟欠下秋风一句“谢谢”。它替我删繁就简，把未完成的清单折成纸船，放进溪流。纸船不会沉没，它只是顺流而下，带着“未完成”的烙印，驶向更辽阔的未完成。

我忽然懂了，所谓季节限定的遗憾，不过是时间写给生活的注脚——有些账不必算尽，有些空格本就该留白，像国画里的飞白，像夜空中的星斗。

立秋夜，我煮一壶桂花乌龙，水汽在玻璃壶里升腾，像一场微型的云海。举杯时，我朝窗外的月亮遥遥一敬：敬自由，敬遗憾，敬无悔！我在秋风里轻轻放下账本，像放下一枚熟透的果实。

都市表情

爱情是盆需要透气的多肉

□ 余娟

窗台上那盆多肉终于养出了圆滚滚的红尖，小棠用喷壶轻轻碰了碰叶片，水珠顺着弧度滚下来，落在她搭在膝头的素描本上。画纸里的男生正举着篮球笑，背景是午后的阳光——那是上周男友陈默打球时，她坐在看台上画的。

去年这个时候，她还不是这样的。那时她的世界里只有陈默的微信步数、朋友圈点赞和手机电量。每天早上7点，她会准时发“醒了吗”，如果10分钟没回复，就会打电话过去；晚上加班，她会每隔半小时发消息问“什么时候结束”，如果陈默说要和同事吃晚饭，她就会翻遍他的朋友圈，看有没有女同事的点赞；甚至有一次，她偷偷翻了陈默的手机，把他通讯录里所有备注为“美女”的人都删了，结果发现那是他远房表姐。

“你不能别这么盯着我？”陈默提出分手，“你到底把我当男朋友，还是当犯人？”那之后陈默搬了出去，小棠每天抱着他留下的外套哭，直到有天她在楼下花店买了盆多肉。老板说：“这桃蛋好养，每周浇一次水就行，别浇太多，容易烂根。”她盯着那

团团圆圆的叶子，想起陈默之前说：“我就像浇太多水的多肉，把我泡得喘不过气。”

她开始试着少浇水。每天早上，她会站在窗台前看桃蛋，然后去做自己的事——画素描、和朋友去咖啡馆、学做手工皂。有天下午，她正在画画一幅向日葵，手机振动了一下，是陈默发的：“我在你楼下，买了你喜欢的芋泥奶茶。”她跑下去时，陈默站在树底下，手里拿着奶茶，阳光穿过树叶洒在他脸上。

“你最近怎么变了？”陈默坐在她旁边喝奶茶时问。小棠指着桃蛋说：“你看这盆多肉，之前我总浇太多水，结果烂了根，差点死了。后来我学会少浇水，它反而长得更好了。”

那天晚上，他们坐在沙发上，小棠靠在陈默怀里，看着窗台上的桃蛋。小棠想起老板说的话：“多肉要透气，爱情也是。”她笑了笑，握住陈默的手，觉得心里像揣着一团温柔的云——原来最好的爱情，不是把对方攥在手里，而是给对方留一片天空，让他能自由呼吸，然后一起慢慢长大。

生活纪事

厨房慢慢厨房

□ 蔺丽燕

工作累了，或者心情低落的时候，我选择走进厨房。厨房，是一个可以让人慢下来的地方。

厨房的窗台上，红薯的叶子密密匝匝，层层叠叠，挨挨挤挤。这红薯当初是我随手买回来准备做早餐的，暖暖的室温，加上时光的酝酿，红薯竟在厨房里发芽了。指尖轻抚过红薯表皮上豆粒大小鼓胀的芽苞，像初孕的妈妈抚过自己微微隆起的腹部，触碰到生命的律动，生命的呼唤和回应，在指端萦绕。

我将红薯水培起来，左边是吊兰，右边绿萝，洒洒的阳光，从屋檐飘过的云，还有偶尔在窗沿小憩的麻雀和野鸽子，都是它的伙伴。有时候，站在厨房窗台前剥葱捣蒜切菜的我，目光触及那一株葱茏，竟不由自主地停下了手里的活儿，端详着这倔强的蓬勃，浮想联翩。

厨房里的慢，可以驰骋思绪，天高地远，信马由缰。

阳光朗照的日子，在厨房里翻箱倒柜，花式“折腾”：一袋酵母，一撮苏打，小半瓢温水，一碗面，搅拌均匀了再搅拌，慢慢地揉至光滑。和好

的面团放在太阳底下，我和面团，都在慢慢地等待见证奇迹的时刻。

厨房的储物柜里，有婆婆亲手采摘、清洗、晾晒的马齿苋。他们当地人把这种晾晒到发黑的马齿苋叫“码子菜”。记得第一次吃“码子菜”馅儿的包子时，一口下去，黑白分明，那黑色的菜馅儿，甚至使我不由地叫出了声：“呀，这是什么呀？”

吃的次数多了，喜欢上这味道了，每次回老家，婆婆都要装一些“码子菜”给我们。我把“码子菜”放在水龙头下搓搓洗洗，婆婆提着篮子在田间地头寻觅的模样，竟一点点清晰起来：夏日清晨，鸟儿啾啾，绿意盈盈，空气清甜。那马齿苋叶片肥实鲜嫩，一株挨着一株，雄赳赳，气昂昂，煞是威武。小小的篮子，哪里只装着绿意盈盈的马齿苋，它还装了华北平原夏日清晨蛋黄一样的阳光，装了来自故乡的独一无二的牵挂和想念。

厨房里的慢，把回忆拉得很长很长，让爱变得很暖很暖。

在厨房的一亩三分地上，我就是

『狼与山羊』新寓言

(童话小说)

□ 王定授

夏日的阳光透过树叶间的缝隙洒在清澈的小溪上，水面泛着粼粼波光。小山羊咩咩叫着歌，低头啜饮着清凉的溪水。

“你怎么敢到我的溪边来，把水弄脏？”一声怒吼，小山羊抬头看见一头灰狼正龇着森白的牙齿，恶狠狠地盯着自己。

小山羊强忍住惊慌：“狼先生，您站在上游，水是从您那儿流到我这儿，不可能是我弄脏了您的水。”

狼的耳朵抖动了一下，眼中闪过一丝恼怒：“就算这样吧。”它说，“你总是个坏家伙，我听说你常常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说着便准备扑向这个小猎物。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小山羊突然剧烈咳嗽起来，它捂住嘴，发出痛苦的呻吟：“咳咳……狼先生……其实我……我不该瞒着您……”小山羊声音虚弱得如同风中残烛：“我得了羊族瘟疫……正在寻找一个安静的方式死去……没想到冲撞了您……”小山羊说着故意朝狼的方向打了个喷嚏。狼急忙跳开三步远。它听说过这传说中的瘟疫也会让狼族浑身溃烂而死。

“其实……我知道一个秘密……”小山羊突然压低声音，“溪水上游的岩洞里……藏着族长留的解毒草药……”

狼的耳朵竖了起来。“解毒草药！在那个岩洞？快说！”它急切地追问。

小山羊假装艰难地抬起蹄子，指向远处一片茂密的灌木丛：“穿过那片荆棘……有个被苔藓盖住的洞口……”说完便“昏死”过去。

狼衔着一根木棍拨了拨“昏迷”的小山羊，见没有反应，贪婪战胜了谨慎，狼决定去找那个岩洞。

当狼的身影消失在灌木丛中，小山羊立刻敏捷地跳起来，抄近路奔向荆棘丛深处——那里有猎人设置的捕兽陷阱。它故意在沿途留下明显的蹄印和几撮白毛。

不出所料，狼陷入对“解毒草药”的狂热想象中。“小混蛋，如果敢骗我的话……”狼咬牙切齿地嘟囔着，突然前爪一沉——咔嚓！精钢打造的捕兽夹牢牢钳住了它的右前腿。“嗷呜！”凄厉的嚎叫惊飞了林中的鸟雀。

夕阳西下，一切又恢复了平静。小山羊站在溪边，轻轻叹了口气，它知道在这片森林里生存，光有善良是不够的，还需要智慧和勇气。

那个从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没有任何修饰和点缀的我，我就是那个甘愿在柴米油盐酱醋茶里沉沦，在酸甜苦辣咸中匍匐的俗气至极的我。厨房慢，慢厨房。在厨房里煎炸蒸煮，也在厨房里烹饪岁月，享受作为饮食男女的简单质朴的快乐。

厨房慢，慢厨房。美食的滋味要慢慢地炖，慢慢地煮，慢慢地熬。就像人生，也无需匆匆，慢一点，从容地欣赏，欢喜地接纳，细细地研磨。毕竟，人生滋味长啊。